

健康地與理想風土： 日治時期台灣與滿洲的風土論述

蔡佩均

靜宜大學閱讀書寫暨素養課程研發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本論文透過日本殖民地衛生論述與旅行指南的分析比對，嘗試指出，台灣／滿洲的外地形象在何種契機下被生產與傳播，日本的風土馴化和外地衛生論述因政治決策產生了哪些轉變。

其次，筆者也分析日本官方發行的台、滿旅遊指南，以釐清風土論述與殖民治理的連結。試圖指出，旅行指南透過哪些議題單元與敘事模式對溫帶、熱帶不同地域的生態與人文資源進行介紹、分類與定位，地方風土介紹又如何成為外地觀光的宣傳要點。藉此分析比對，進一步了解台、滿兩地如何被觀看、認識及表述。

關鍵詞：衛生論述、風土馴化、健康地、滿洲、鐵道旅行

Healthy Land and Ideal Custom: Custom Discourses on Taiwan and Manchuria in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sai, Pei-Chun

Project Assistant Professor,

Literacy Center for Creative Writing and Course Development,

Providence University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n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hygiene discourses and travel guides on Japanese colon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oint out how the foreign images of Taiwan/Manchuria are produced and disseminated and how political policies change Japan's custom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 hygiene discourses. Second, I will also analyze the travel guides on Taiwan and Manchuria officially published by Japan in order to figure o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ustom discourses and colonial governance. I try to point out how travel guides introduce, categorize, and position the ecology and humanistic resources of different regions in temperate and tropical zones through different issues and narrative modes and how the introduction of local custom becomes

the promotion highlight for foreign tourism. In terms of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I will further understand how Taiwan and Manchuria are seen, known, and narrated.

Key words: Hygiene discourse, custom domestication, healthy land, Manchuria, rail travel

健康地與理想風土： 日治時期台灣與滿洲的風土論述

前言

醫學與衛生論述在帝國的擴張活動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把殖民地當作一個有機體，問診殖民地成為殖民統治中首當其衝的環節。據范燕秋研究，日本曾援引歐洲帝國在殖民地操作的衛生論述、醫學理論，藉由衛生觀念與政策的推行、醫療機構的設立、醫學研究的開展，逐漸改變殖民地的醫療及衛生觀念，殖民地住民由此逐漸認同政府的現代化治理¹。1898 至 1906 年兒玉源太郎任職台灣總督府期間，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推動舊慣調查事業、醫療衛生環境改善及鐵路、海港等交通建設。日俄戰爭開打後，滿洲成為繼台灣之後，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貫徹生物學統治的地域。

張隆志的研究提及生物學政治在台灣殖民現代性的構築過程中發揮的政治和社會效應²；而北岡伸一、謝宗倫等人有關後藤新平的傳記、外交、人種衛生理論的研究也指出，後藤如何依據「生物學原理」在台灣及滿洲實施舊慣調查、土地調查、戶口普查，並以此作為殖民地統治的基礎工程與方針³。既有研究提

¹ 范燕秋，《疫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台灣醫學史》（台北：稻鄉，2010年）。

² 參見：張隆志，〈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台灣的文化政治〉，《台灣文學研究集刊》第2期（2006年11月），頁33-58；張隆志，〈後藤新平：生物學政治與臺灣殖民現代性的構築，1898-1906〉，收於國史館主編，《二十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台北：國史館，2002年），頁1235-1259。

³ 參見：北岡伸一著，魏建雄譯，《後藤新平傳：外交與卓見》（台北：台灣商務，2005年）；謝宗倫，〈以日治時期後藤新平現代化政策來探究「生物學原理」〉，《高科大應用外語學報》第11期（2009年6月），頁27-55。

供豐富線索，讓我們可以繼續追問生物學統治原則與風土論述的關聯，此外，筆者也想進一步考察從殖民地台灣到新開拓地滿洲，日本究竟移植了什麼樣的生物學統治與衛生論述？兩地論述的差異何在？

本文將透過二戰結束前台灣兩地衛生醫療文獻，包含各時期官方調查報告及相關參與人員紀錄、台灣地方解說及移民宣傳手冊、醫學刊物、報紙評論等，進一步探析以上問題。

一、日本殖民政策與「健康地」建構

1898年4月，日本的財政界為配合官方殖民政策，在東京成立「台灣協會」，日本各地及台灣均設支部⁴，機關誌《臺灣協會會報》曾譯介19世紀德國熱帶醫學代表作〈風土馴化及熱帶地衛生論〉，詳述歐洲的風土適應研究成果，並提出「風土馴化 Akklimatisation」的定義：「以衛生技術協助殖民者適應殖民地之自然條件，而面對所謂『風土病』時，以人為力量局部改變居住品質，使之儘量符合母國的生活條件，並增強殖民者的免疫力。」⁵劉士永指出，熱帶醫學與風土馴化是以溫帶殖民者日本為主體所發展出的學問，熱帶台灣的高溫高溼因此被定義為必須克服的「不健康」風土⁶。因此，在生物學統治原則指導下，為馴服台灣兩地風土、改善殖民地衛生，殖民地醫學、衛生學的理論和運用應運而生。

台灣於日治初期便規畫了公醫制度，至1904年全台已成立10所府立醫院，1899年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設立後開辦新式醫學教育。研究與推廣方面，1919年春總督府醫學校針對內地醫學校畢業生增設一年期的「熱帶醫學講座」，「以研究教授熱帶特有之病。尚擬自來年四月。設地理的病理學一講。於其中。以

⁴ 何義麟，〈臺灣協會〉，（來源：<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5820>，2018年3月3日）。

⁵ 才一、セルロン編著，守屋亦堂譯述，〈風土馴化及熱帶地衛生論 Akklimatisation und Tropenhygiene〉，《臺灣協會會報》第8號（1899年5月），頁14-24；第11號（1899年8月），頁32-51。中譯文引自：劉士永，〈「清潔」、「衛生」與「保健」：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收於李尚仁編《帝國與現代醫學》（台北：聯經，2008年），頁292。

⁶ 同註5，頁298。

教授各熱帶地特有病之歷史及研究史。」⁷早在講座成立前，校長崛內次雄便於《臺灣日日新報》專文介紹，直截表明開設熱帶醫學講座是為了致力於殖民醫療人員養成⁸。而總督府研究所衛生部在擴編為中央研究所之後，於 1939 年 4 月該所裁撤，改為熱帶醫學研究所附設於台北帝國大學，執掌「一、熱帶病的病原、病理、預防及治療之相關研究、調查及試驗。二、熱帶病的臨床研究、調查及試驗。」⁹直至終戰前，台灣總督府推動的殖民地醫療可說是以熱帶醫學為核心。

另一值得對照觀察的地域，是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貫徹生物學統治原理的滿洲。1905 年日俄戰爭開打後，兒玉兼任陸軍副總參謀長及駐滿洲軍總參謀長，後向日本政府力倡「滿洲移民」。1906 年 11 月，後藤自台灣民政長官及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會長，轉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鐵」）首屆總裁及關東都督府顧問。今日人束手無策的滿洲「特種惡氣候」，同樣也是日人亟欲馴服的風土。

後藤南滿鐵道總裁。鑑於臺灣之施政。以為欲開發人文、風物。第一要就醫事衛生上著手。日前曾向內閣要求百二十餘萬圓之經費。以圖關東都督府屬大病院。及南滿一帶衛生機關之統一。聞該立案若至實現之時。後藤總裁。則以關東都督府顧問之名義。指揮該計畫之一切。¹⁰

後藤就任滿鐵總裁後借鑑台灣統治經驗，將醫事衛生當作滿洲施政的首要著眼點。依據《南滿洲鐵道附屬地衛生狀況》所載，後藤陸續在旅順、大連、瓦房店、奉天、長春及安東等滿鐵沿線主要都市開設醫院，又提出在奉天鐵道附屬地創設南滿醫學堂的構想¹¹。1907 年滿鐵地方部成立了衛生課，掌理附屬

⁷ 不著撰者，〈醫專設新講座〉，《臺灣日日新報》6934 號，1919 年 10 月 4 日，頁 6。

⁸ 不著撰者，〈臺灣醫界の權威 醫學專門部と熱帶醫學專攻科の新設 堀内醫學校長談〉，《臺灣日日新報》6385 號，1918 年 4 月 3 日，頁 7。

⁹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編，《昭和十四年版 臺灣の衛生》，1939 年 12 月，頁 45-46。筆者自譯。

¹⁰ 不著撰者，〈關東州大病院〉，《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669 號，1907 年 3 月 29 日，頁 1。

¹¹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方部衛生課編，《昭和 3 年度 南滿洲鐵道附屬地衛生概況》（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30 年），頁 1。

地的衛生事務¹²，包含衛生警察、汙物掃除、種痘、飲用水檢查、防疫等¹³。即便後藤在滿鐵的任期未滿兩年（1906年11月—1908年7月），且醫療衛生機構多設立於他入閣擔任遞信省大臣之後，但滿鐵作為調查機關之性質與整體運作，衛生施設作為地方經營的第一步，乃經後藤新平籌劃確立。至滿洲事變爆發前，滿鐵陸續設置多處保健所、醫院、公醫改善基礎衛生及推動預防醫學，另立衛生研究所、南滿保養院、婦人醫院、特殊傳染病隔離所等特殊機構¹⁴。

從【圖一】¹⁵可看出滿洲國建國之前，連結南滿鐵路沿線都市的醫療網絡已建成，包含16所現代化醫院、16處公醫、1所委託醫院，以及衛生技術者和專務學校醫駐在地。

醫學校方面，南滿醫學堂於1922年升格為醫科大學。1925年9月，醫大增設「衛生學教室」，改組後於1931年由留美醫學博士三浦運一主持，三浦自敘教室的研究方針是「以在滿日本人的健康保全、中國人與各民族的衛生開發為目的。」¹⁶故首要任務乃是日人確立出適合滿洲氣候風土的生活方式。此後，如同研究者飯島涉所指出，開拓醫學與開拓衛生學在滿洲建國後成為日本馴服北方風土的焦點¹⁷。三浦衛生學教室頻繁實施移民地與開拓團的衛生調查，關東廳警務局衛生課也成立「移民衛生調查委員會」（1933年6月），委員由三浦運一在內的滿洲醫大教師，及滿洲國各醫院醫師、各開拓團長組成，實行「民族的風土馴化之基礎研究」，舉凡住居、食物、飲水、地方病、傳染病、獸疫、家畜衛生、開拓民的健康狀態、移民適地調查等，皆屬調查範疇¹⁸。1940年9月醫大增設「開拓醫學研究所」，負責訓練保健指導醫師及保健指導員、視察青年義勇隊訓練所、學生醫療特技隊的派遣。

¹² 同註11，頁4。

¹³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十年史》（大連：滿洲日日新聞社印刷，1919年），頁804-815。

¹⁴ 李娜，〈後藤新平與東北殖民衛生統制體系〉，《外國問題研究》第1期（2015年5月），頁29-36。

¹⁵ 同註11，摺頁，未標頁數。

¹⁶ 轉引自飯島涉，《マラリアと帝國—殖民地醫學と東アジアの廣域秩序—》（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年），頁172。筆者自譯。

¹⁷ 同註16，頁168。

¹⁸ 關東局衛生課編，《衛生概觀 昭和十二年度》（新京：關東局警務部衛生課，1937年），頁100-104。

透過以上梳理得以發現，台、滿兩地的衛生治理深受生物學統治論影響，不論是台灣的熱帶醫學研究，或滿洲國建國後普及的開拓醫學與衛生學，雖然研究主題因地制宜而有所差異，但兩者皆是為了解決殖民統治時遭遇的風土問題、保全日本人健康而發展的「殖民地醫學」。殖民地醫學體制的迅速擴散，顯示日本對於馴化殖民地風土的急切需求，醫學與衛生學的建立是風土馴化的關鍵。

台灣總督府體育官丸山芳登所作的在台內地人口調查顯示，1905 年之後，渡台內地人總數與灣生人口逐年攀升，1925 年的灣生人口與 1905 年相較，成長逾三倍¹⁹。又根據范燕秋研究，台灣人口死亡率大致呈現下降趨勢，至 1925 年，在台日人死亡率已低於 1899 年的四分之一²⁰。這些數據顯示，台灣公共衛生在日治中期已能有效防治疫症，日本移民台灣的人口也穩定成長。滿鐵地方部衛生課在「建國」前針對鐵路附屬地進行的衛生調查也透露，1918-1927 年間在滿日人學童的身體發育狀態逐年提升，不但超越滿人學童，身高甚至領先內地學童。（【圖二】）²¹由殖民政府的官方統計來看，日人在台滿的風土適應問題至殖民中期已有顯著改善。

除此之外，在日本內地人口過剩、糧食不足等壓力下，日本政府於 1906、1907 年左右積極獎勵移民政策，當時報紙及移民宣傳手冊上的台灣／台北形象逐漸從「不健康地」轉為「健康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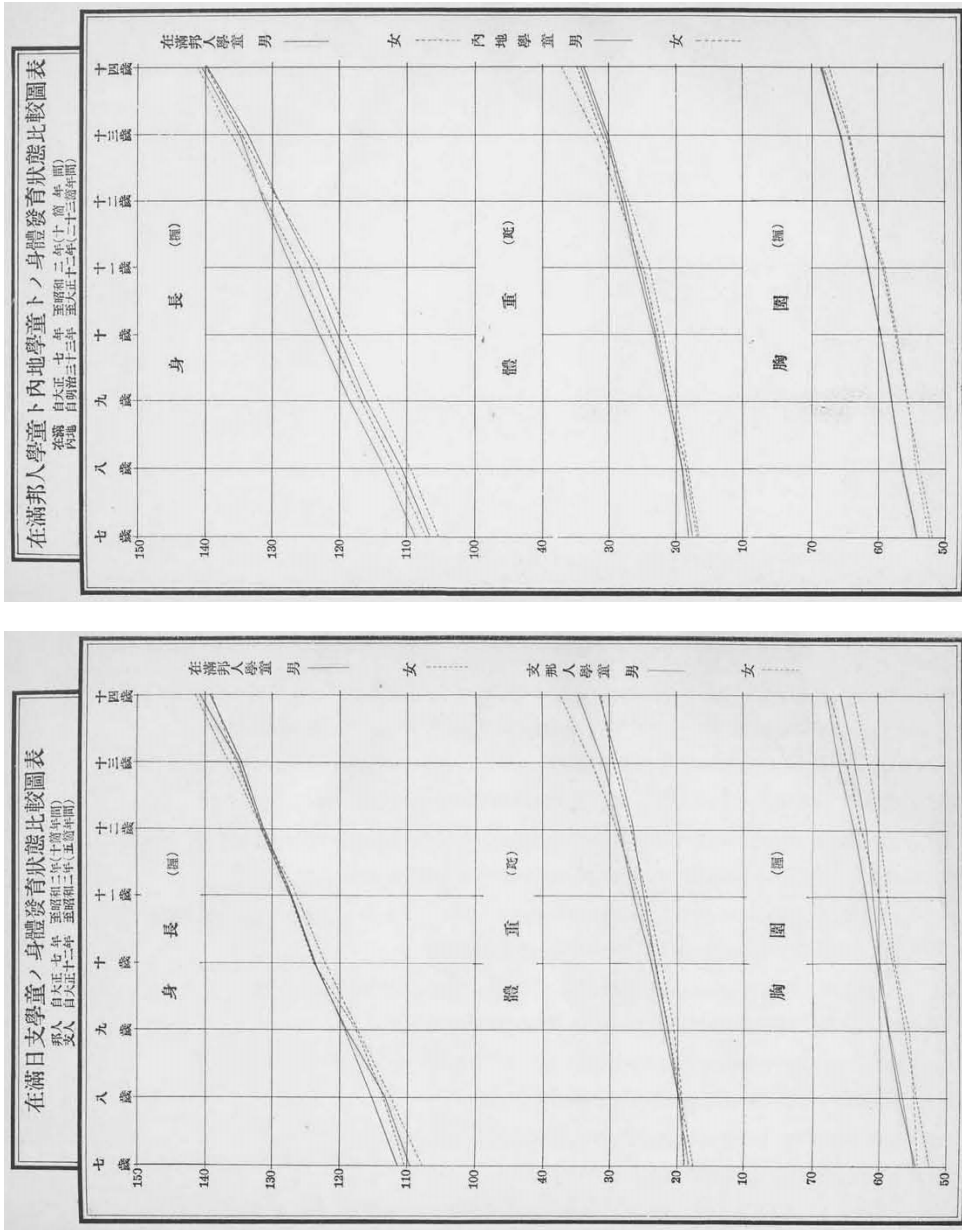
以刊登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寓臺內地人健康〉為例，該文藉由在台日人的健康提升，分四個面向說明台灣的部分地區已非「不健康地」。如下擇要引述：

▲然如僑寓臺島之內地人。其近年之健康狀態。頗為良好。……。然實為官廳之衛生設備。日臻完善。竝內地人能就臺灣之風土。研究衛生之法。為其大原因也。……。是今日之臺北。詎得謂為比諸內地。為不健康之地乎。

¹⁹ 丸山芳登，〈臺灣在住內地人の人口に關する觀察〉，《臺灣學校衛生》第 8 期（1940 年 5 月），頁 31-45。

²⁰ 同註 1，頁 35。

²¹ 同註 11，未標頁數。



圖二：在滿日滿學童的身體發育狀態比較(左)、在滿日人學童與內地學童的身體發育狀態比較(右)

- ▲據某專門醫所云。彼為冬季不寒冷其他理由。……。在臺灣比諸內地。尤為適於養生也。……。知臺灣非為不健康地也。
- ▲在臺灣生子者極多。彼在內地夫婦同居。數年之間。不能誕子之婦人。僑寓臺灣。忽然舉子者。數亦不少。惟在臺灣所生之子。比諸內地所生育者。有幾分之衰弱。為世人所共認。而細察實狀。其懷孕之狀態。與在胎之情形。及既生以後。果為適當之養育否。亦非無關係。故強謂臺灣所生之子。必為衰弱者未得為當也。
- ▲要之。內地人之健康。已漸次良好。內地人之數。亦次第加多。將來各地之開拓。及各地方之健康狀態。漸抵於良。則內地人之僑寓者。其數當有加無已也。²²

此文主要目的在行銷台灣衛生改善、在台內地人健康與生育情況良好。首先，肯定官方參照台灣風土制定的衛生設備日臻完善，使台灣／台北得以脫離不健康地的惡名。接著，引述醫師證言，認為台灣氣候較內地更適宜養生。最後，駁斥「灣生」體質衰弱的說法，總結移住者增多、在台內地人健康及島內各地方的健康狀況都漸趨良好。

另一則報導〈臺北市街傳染病〉也強調台北衛生設施完備足稱為優秀健康地：「臺北市之衛生設備完全。溝渠四通八達。排水自在又有良質之水道。實為臺北之可誇示者。總而言之。臺北足稱為日本國中之優秀健康地也。」²³反之，〈南部飲料水〉則載明，既往依出生率、死亡率統計，「以嘉義廳為界。其南部概為不健康地帶。北部則為健康地帶。」之說缺乏研究根據，提出「南部之不健康。其關係於水者絕大。」的看法²⁴。

上述報導，旨在以台灣轉變成健康地為由，鼓勵內地人移民。當中透顯得是，依據衛生建設程度與公衛分級將地域區分成健康地／不健康地的管理，無

²² 不著撰者，〈寓臺內地人健康〉，《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625號，1907年2月3日，頁2。底線為筆者所加。

²³ 不著撰者，〈臺北市街傳染病〉，《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501號，1909年12月28日，頁2。

²⁴ 不著撰者，〈南部飲料水〉，《臺灣日日新報》3568號，1910年3月23日，頁2。

形間也造成了內台城區及城鄉間的空間階序。當時報導上被標舉為健康地的台北，特別是城內地域，正是最多內地人所在的城市²⁵。

關東州統治初期，在衛生治理和分級方面也出現了和台灣極為類似的情況。日本於日俄戰後取得滿鐵附屬地經營權，也將統轄地區分為「滿鐵附屬地市街」與「支那人市街」，再針對附屬地市街的用水及排水溝衛生加強改善。此後日本內地出版的旅遊手冊及移住案內多強調「滿洲是健康地」²⁶、「十年前，對國人倡導滿洲是有害健康的土地，但在實際文明設施的經營下，統計調查顯示滿洲已是健康地。」²⁷，有別於日俄戰前「南滿洲各地的氣候有害健康」²⁸之說法。

到了 1939 年出版、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編纂的《臺灣の衛生》，依衛生防疫沿革將日治時期區分為「衛生創設（明治）時代、衛生黎明（大正）時代、衛生躍進（昭和）時代」，並表示台灣進入昭和時期之後，不僅能有效預防急性傳染病、衛生思想澈底普及，居民的體格與體質也獲改善。書中極力讚譽台灣的衛生發展程度已不遜於日本：「如今台灣的衛生文化，不論都市或鄉下都不比內地遜色，昔日的瘴癘之地、蠻雨之疆對於僅見識過昭和時代的台灣的人而言，是個作夢也想不到的地方。」²⁹

1930 年代後期，由南滿洲中等教育研究會編纂的《新撰滿洲事情》析論在滿日本人的健康狀態時，除了重申「滿洲並非不健康地。」，甚至以「像關東州這種地方是遠遠凌駕內地的健康地。」³⁰，推崇經過日本三十多年治理之後，當地保健與衛生之完備。1939 年初，日本大型報社朝日新聞社因「迎接支那事變的第三年春天，越發感到日本對東亞新秩序建設的責任重大」³¹，決定刊行「朝日東亞リポート」（朝日東亞 REPORT）系列叢書。叢書第二輯《滿洲移民》

²⁵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總督府檔案，〈三十年戶口調查表〉，（來源：<http://ds3.th.gov.tw/ds3/app000/list3.php?ID1=00000291005>，2019 年 5 月 27 日）。

²⁶ 金岡助九郎編，《滿鮮旅行案內記》（大阪：駸駸堂書店，1918 年），頁 151。筆者自譯。

²⁷ 吉川鐵華，《滿洲及西伯利亞移住案內》（東京：誠文堂，1918 年），頁 99-100。筆者自譯。

²⁸ 不著撰者，〈奉天の疾病〉，《臺灣日日新報》1829 號，1904 年 6 月 5 日，頁 3。

²⁹ 同註 9，頁 2-5。筆者自譯。

³⁰ 南滿洲中等教育研究會編，《新撰滿洲事情（三訂版）》（東京：三省堂，1938 年），頁 48。

³¹ 朝日新聞社東亞問題調查會編，《滿洲移民》（東京：朝日新聞社，1939 年），未標頁數。筆者自譯。

由曾任台灣民政長官及總務長官的下村宏執筆，內容是他 1938 年的旅滿視察見聞，包含滿鐵移民概觀、移民計畫綜述、移民部落與移民觀察。書序表示此作肩負「日本民族移住大陸的歷史使命」。在〈健康地滿洲〉及〈天恵の樂土滿洲〉兩章節中，強調滿洲天氣與日本相同，多晴少陰，風弱雨少氣候乾燥，適於呼吸系統病症患者療養，並反覆論證滿洲之「健康」：「在這滿洲的極北處開拓新天地者卻少有病人。」³²「只要配合這裡的風土環境多加注意的話，滿洲反而是個健康地。」³²他如下總結旅滿收穫：

我因這次旅行而堅定了

要適應滿洲的風土

滿洲比內地更健康

的信念。今後我會更加放心地透過自己的口或筆宣揚滿洲移民。這其實是為日清、日俄兩場戰爭，以及滿洲支那事變作一了斷。也是為過去可敬的犧牲賦予意義、為日本民族未來的國策根基塑形。另外，結束前我要再重複一次，這正是我們東亞民族攜手協力建設新東亞最重要的關鍵。³³

下村宏在著作中援引日本在滿洲的長期經營成果，鼓勵移民滿洲，書中以「留意風土特性，保持良好衛生習慣甚至能更健康」的開拓醫學觀點，排除移民者罹病恐懼。相較日本初到滿洲時歸咎瘴霧、特種惡氣候、惡天地的論述，1939 年的此作更為強調科學證據。從書中賦予滿洲移民政策「發揚過往戰爭精神、塑造未來國策基礎、協力建設新東亞」的使命，可看出時任貴族院議員的下村宏，呼籲「要適應滿洲的風土，滿洲比內地更健康」的核心觀點，意即以殖民地醫學支持北進國策，鼓勵內地民眾——放心地前進滿洲，健康的活在滿洲。

透過以上文獻分析，筆者發現，熱帶醫學和開拓醫學論述在 20 世紀初期日本帝國擴張的背景下出現。當時台滿的公衛建設與殖民地醫學研究尚在起步階

³² 同註 31，頁 94。筆者自譯。

³³ 同註 31，頁 98-99。筆者自譯。引文中字體加大處依原文所示。

段，但「健康地台灣／滿洲」的外地形象已在日本移民政策的宣傳時機下一再被創造與傳播。論述中常以在台／在滿日本人健康提升、台／滿氣候近似內地等論點，舉證昔日「惡地」已轉變為「健康地」，藉此肯定殖民統治成效，鼓勵內地居民移住。到了 1936 年 8 月，日本將大陸百萬移民政策作為國策通過後³⁴，報導與出版讀物中除了再度重申前述論述之外，這兩個外地的衛生水準，更被表述為與內地不相上下，乃至凌駕內地。風土馴化的成果宣傳誇大了外地醫療衛生的推行成效，從中可以讀見，因帝國擴張、推行移民政策而發展的日本殖民地醫學，如何影響了台、滿的風土論述和形象建構。

二、台灣之旅：「不澈底差異化」的觀光案內

日本為馴化台滿風土、增強殖民地衛生機能，分別在台灣與滿洲建立熱帶醫學、開拓醫學研究，殖民政府的調查統計顯示，日人在台、滿的風土適應問題至 1920 年代已有所改善。然而筆者也發現，文字宣傳上的風土馴化較實際上日人的風土適應更早出現，在台滿的公衛建設尚未展現具體成效之前，由於移民政策推展，報紙及宣傳手冊上的台滿形象從「不健康地」轉為「健康地」，內地與外地在衛生文化上的優劣關係也因而翻轉。

日本對台灣、朝鮮、滿洲國的治理以大規模的人文與地理調查起始，調查事業奠定了外地統治的基礎，也帶動了以認識帝國新屬地為目標的文化商品，譬如殖民地主題的明信片、流行音樂、電影、廣播節目、書刊讀物大量出現，殖民地觀光成為一種摩登時尚。旅行指南激發了讀者的閱讀興趣與他者想像，這樣的閱讀行為又循環生成更多的書寫／閱讀／地理移動。

根據日本研究者曾山毅考察，1901 年東京發行的《日本名勝地誌・台灣編》，是日治以後最早出現的介紹台灣的出版品之一。然而，該書編纂期間，因台灣各地武裝抗日勢力蜂起，著者難以實地踏查，書中內容多半參考清末的地方廳志及《台灣地輿圖說》³⁵。待總督府初步鎮壓各地抗爭，控制島內局勢之

³⁴ 高樂才，《日本滿洲移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96-104。

³⁵ 曾山毅，《植民地台灣と近代ツーリズム》（東京：青弓社，2003 年），頁 179。

後，1908 年方由鐵道部編撰發行《台灣鐵道名所案内》。當時正值西部縱貫鐵道全線通車營運，北自基隆，南迄打狗，全長四百多公里的鐵路劃地而築，現代技術改變了島嶼的空間聯繫與日常生活模式。同年 10 月底，由閑院宮載仁親王主持的「鐵路全通式」在台中公園盛大舉辦³⁶，與會者獲贈《台灣鐵道名所案内》一冊³⁷。11 月初，台灣第一座西式飯店「鐵道ホテル」落成於台北車站對街³⁸，台灣進入鐵路時代，西部交通不再完全仰賴沿海航運。齊藤啟介指出，自縱貫鐵路開通後，台灣的旅客載運收入不僅較朝鮮鐵路高，更與日本國鐵不相上下³⁹。官製旅遊手冊的編輯發行，也顯示在台灣總督府推動下，鐵路交通結合觀光旅遊，鐵路沿線市鎮逐漸朝向觀光化發展。

鐵道部編纂的《台灣鐵道名所案内》(1908)、《台灣鐵道案内》(1912)、《台灣鐵道旅行案内》(1916、1921、1923、1924、1927、1930、1932、1934、1935、1938、1940、1942)，總計 14 種版本，名稱幾經更迭，不定期發行，內容持續更新。從《臺灣日日新報》登載的發刊預告來看，《台灣鐵道名所案内》發行數量高達五萬部，定價 50 錢，預購優惠價 40 錢⁴⁰。參照同年台北農家每人每日平均花費 8 錢的生活費⁴¹，可知旅行案内（旅行指南）的售價偏高，推測應是以外來旅客及島內中產階級以上的日語理解人口為預設讀者。

較早發行的《台灣鐵道名所案内》、《台灣鐵道案内》頁數較少，少見地方特點的深入描寫，1912 年起，以前述兩部案内書內容為原型，更名《台灣鐵道旅行案内》之後，篇幅明顯增加。曾山毅針對 12 冊《台灣鐵道旅行案内》的描寫對象進行統計分析，發現在景點、中央山地、景點周邊的休閒活動、日本殖民台灣的標誌性史蹟等介紹上，呈現遞增趨勢，及至 1940 年的「觀光對象數」已達 821 種，與 1916 年的 247 種相較，增加近四倍⁴²。

³⁶ 戴寶村、蔡承豪，《縱貫環島·臺灣鐵道》(台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09 年)。

³⁷ 不著撰者，〈臺灣鐵道名所案内〉，《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10 月 6 日，頁 2。

³⁸ 臺灣總督府編，《台灣鐵道名所案内》(台北：臺灣總督府，1927 年)，頁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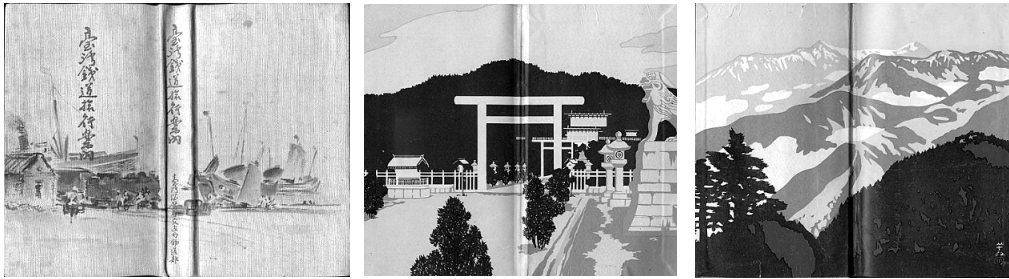
³⁹ 齊藤啟介，〈《台灣鐵道旅行案内》塑造的台灣形象〉(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12 月)，頁 20。

⁴⁰ 不著撰者，〈臺灣鐵道名所案内の發刊〉，《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3 月 13 日，頁 3。

⁴¹ 不著撰者，〈農家之生活費〉，《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4 月 21 日，頁 5。

⁴² 同註 35，頁 190-195。

自 1927 年起，手冊內容大幅異動，卷首長篇論述台灣地形、氣候、衛生、產業、交通、教育、蕃人、風俗、動植物、地名及鐵道沿革，各站簡介也增添人口、銀行、郵局、學校、會社、餐館、寺廟、溫泉、鄰近公園、官衙與軍衙等概說，全冊將近 300 頁，包含上百張寫真、台灣全圖和各地地圖⁴³。該冊發行隔月，《臺灣日日新報》刊出書訊報導，說明因台東線開通、集集線收歸公營，加以部分內台航路變更等因素，鐵道部決定修訂手冊的內容和體裁⁴⁴。



圖四：1927 年《台灣鐵道旅行案内》的封面、封面內頁、封底內頁

此次改版封面由石川欽一郎執筆「繪現臺灣特色」⁴⁵，前後內頁採環襯設計，台北神社與新高山畫作躍然紙上，其裱裝精美堪為歷年之最。饒富意味的是，1927 年夏，《臺灣日日新報》曾舉辦「台灣新八景」票選活動，結果出爐後，於「八景十二勝」之上另加二「別格」，即「神域」（台北神社）與「靈峰」（新高山）。自然地景經由大眾票選活動被賦予神聖性，在此過程中所型塑的風土認同又於鐵道部出版品上一再複述強化。不過，這並非「神域」與「靈峰」在《台灣鐵道旅行案内》裝幀上的首次運用。早在 1916 年版手冊內，新高山與台北神社便分別出現在前後內頁，只是兩處地景的排序到了 1927 年版相互調換，「神域」因此優位於「靈峰」，政治名所凌駕自然風土。藉由總督府鐵道部

⁴³ 同註 38。

⁴⁴ 不著撰者，〈鐵道部編纂の『臺灣鐵道旅行案内』改訂版成る〉，《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1 月 27 日，頁 4；不著撰者，〈鐵道部編纂旅行案内改訂版成〉，《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1 月 28 日，頁 4。蔡龍保，《推動時代的巨輪：日治中期的臺灣國有鐵路（1910-1936）》（台北：台灣書房，2012 年），頁 49-50。

⁴⁵ 不著撰者，〈鐵道部編纂旅行案内改訂版成〉，《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1 月 28 日，頁 4。

運籌規劃及印刷資本主義的傳播，台灣鄉鎮風土被重新定義、詮釋與評價，在「神域」統轄下由北至南、由縱貫線而支線依序排列。

官製旅行手冊可以說是案內了一場始於「神域」的台灣鐵道巡禮，然而，綜觀鐵路沿線市鎮的介紹，以及未曾介紹、必須仰賴礦產或製糖會社私營鐵路方能抵達的鄉間，旅行手冊再現的，實是殖民權力網絡下的地域分工與產業掠奪。

由手冊裡概述台灣時所用題名〈異國の臺灣と臺灣人の習俗——臺灣早わかり〉^{エキノチック}（異國台灣與台灣人的習俗——台灣速解）可知，鐵道部擇取的視角是帶有異國情調的台灣，它們被再現為「有趣的氣候」、「豐富的產業」、「熱與光所賜的野菜」（《台灣鐵道名所案內》，頁 1-37）等刻意凸顯的地方色彩。書中也強調，經總督府改善衛生設施、大興鐵路工事後，台灣由「惡疫之地」轉變成「南方樂土」、「帝國海南的寶庫」（《台灣鐵道名所案內》，頁 4-5），將來或可在高山都市建立「熱帶極樂園」（《台灣鐵道名所案內》，頁 3）。1930 年版手冊所載詩作〈常夏之島〉便可謂上述「台灣情調」的文本化：

陽光燃燒照耀的日子，是基隆罕見的天氣。在椰子樹綠蔭下的竹椅乘涼，用湯匙吃冰木瓜，是內地難以想像的美好滋味。

旅館裡掛起蚊帳，車站中列車上，風扇愉快在吟嘯。從車窗望見的水田小巧翠綠，聽得見蛙鳴奔放。巨大犄角的水牛接連出現，多麼珍奇。列車南下，北緯 23 度 27 分 4 秒，東經 120 度 24 分 45 秒，經嘉義車站越過北迴。

熱帶越來越近。棕櫚椰子芭蕉與橡膠，美麗花瓣與濃郁香氣，宛如走進自然的溫室。

蕃人在烈日下赤腳步行。低矮的土橋上，台灣佳人乘轎走過。海天都被夕陽染紅的海濱，南支那來的戎客放下風帆，浮盪水面的竹筏中，島人與孩子進入漁寮。

常夏之國台灣。沒有文化壓迫的微塵阻塞，美麗的夢之國。（《台灣鐵道名所案內》，頁 44。筆者自譯）

文學性作品的出現意謂著除了日常交通與物品運輸的實用面向，鐵道部已留意到如何利用「風土想像」召喚讀者的台灣憧憬，旅行案內因而無視 1930 年代島內社會運動與武裝抗日的起落變化，策略性地將殖民地台灣「樂土化」，把地域色彩當作全島特色，以風土之美粉飾殖民地的各種社會矛盾與衝突。

另一方面，為消除日本來台旅客的疑慮，又以日本為參照解釋地方風土與人種特色。例如，「台灣的夏天並不可怕，與內地夏天相比，只不過是暑期更長罷了。」（《台灣鐵道名所案內》，頁 3。筆者自譯）、「山地有蓊鬱森林，水田一年兩穫，近年來開始生產與內地米相似的蓬萊米，台灣米的聲譽全然不同以往，現今已能對母國的糧食有所貢獻。」（《台灣鐵道名所案內》，頁 5。筆者自譯）、「（按：花蓮港附近蕃族）近來因與內地人及本島人接觸日增，文化逐漸受到影響，日常生活用品也悉數偏向內地人或本島人的樣式，有些人乍看之下與內地人無異。」（《台灣鐵道名所案內》，頁 250。筆者自譯）。

觀諸「氣候與日本相去不遠因此並不可怕」、「稻米栽種因為近似日本故能改善聲譽」等台日風土的評比議論，執筆者渲染台灣風土之美、內台近似處的同時，一再強化台日間的社會階序與潛在鄙視。台灣總督府發表這一系列言論，或許可以說是來自甲午及日俄戰爭中戰勝的巨大自信。然而，同一案內中對台灣的表述何以時而貶抑，時而歌詠呢？筆者認為，這樣的矛盾或許和日本的移民政策與殖民地經營有關。領台之初，日本便已確立對台移民政策，目的在於鞏固台灣的統治、為日本往熱帶發展預作準備、調節內地過剩人口、彌補母國農民土地過少之弊病、加速台灣人同化⁴⁶。故不論是向內地宣傳來台短期旅行或招募移民，將台灣塑造成一個憧憬的夢土實屬必要，因此出現了可稱為「不澈底差異化」的風土表述差異。

在旅行案內的詩意文字與華麗裱裝下，呈現的並不只是台灣地方實景，更是統治政績，以及吸引內地遊客的「異國情調」。如果說案內手冊上展示的空拍全景寫真及遠山攝影，顯現的是一種視覺意義的占領；那麼，通過一連串調查、

⁴⁶ 張素玠，《台灣的日本農業移民——以官營移民為中心（1909-1945）》（台北：國史館，2001年），頁 45-46。

勘測、淘選、標記、詮釋、圖解、分類，將各地風土建構成「辭典化」的介紹，則具體而微地說明了殖民者在象徵意義上對台灣的占有。日本眼中的台灣，是氣候不同於內地的常夏之島，也是資源富庶的南方樂土；富有異國情調，又與母國風土相近；是理當否定的外地，又是必須美化的移民適地。及至 1930 年之前，官製系列旅遊手冊《台灣鐵道名所案内》、《台灣鐵道案内》、《台灣鐵道旅行案内》中的台灣風土論述反復在「觀看他者」或「宣傳自我」之間游移擺盪。

1931 年 9 月，滿洲事變發生，日本提出「北滿移民計畫」，內地對台灣的關注逐漸被新占有地滿洲取而代之。以下兩小節將依序分析滿洲旅行指南，以及 1930 年代之後台、滿案内書的內容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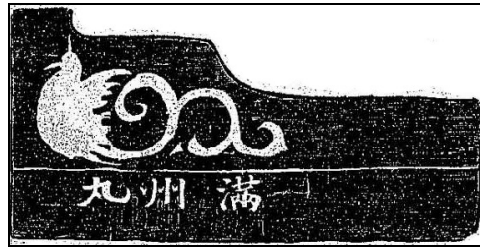
三、滿洲之旅：從「未開地」到「新天地」的觀光論述

日本國民前往海外旅遊的開端，由新潟至海參崴的「浦潮遊航船」、兵庫縣立豐岡中學校前往滿洲和朝鮮、長崎商業學校前往上海、關西中學校前往美國、三重四日市商業學校前往釜山等，明治中期出現的零星海外修學旅行為最早的文獻紀錄⁴⁷。但規模較大、受到社會矚目者當屬 1904 年的「滿州丸」觀戰之旅。

滿州丸是為了將俄國勢力逐出滿洲而開戰時，率先擄獲的俄國汽船。擄獲之後計畫用這艘滿州丸載運國內外貴賓前往滿洲觀戰，讓賓客陶醉宛如置身詩中。將刻在船首的俄文「Manchuria」塗黑遮蓋，以日文寫上金色大字「滿州丸」，被遮蓋的俄文只留下些微痕跡。金色的日文字看來燦爛奪目，襯托出國運昌隆的情趣，堪稱詩歌題材。近來有不計其數的變化、不為人知的重大歷史事件，維繫著世界興衰、事關今古消長，足可當作流傳千秋萬世的詩歌題材。⁴⁸

⁴⁷ 上田卓爾，〈明治期を主とした「海外観光旅行」について〉，《名古屋外国語大学現代国際学部紀要》第 6 期（2010 年 3 月），頁 57-62。同註 39，頁 11。

⁴⁸ 志賀重昂，〈滿州丸日記〉，《大役小志》（東京：博文館，1909 年），頁 1-2。筆者自譯。



圖五：《大役小志》所附「滿州丸」船首

上述充滿軍國思想的引文，出自志賀重昂〈滿州丸日記〉。志賀重昂（1863-1927），身兼眾議院議員、地理學者、大學講師、評論家、政治評論團體「政教社」召集人等多重身分⁴⁹。1904年6月12日，他與貴族院和眾議院議員、外國公使、軍事通信員、新聞記者、學者、畫家、作家一行近百人，接受日本海軍邀請，搭乘軍艦滿州丸自橫須賀港出發，目的是觀戰及巡航日俄戰爭期間的日本海軍根據地。日記文字流露出優勝國民的狂妄自滿，志賀重昂作為觀戰貴賓登船的那一刻，應當強烈意識到了船頭俄文刻字「Manchuria」被金色日文字體「滿州丸」覆蔽的象徵性。文字符碼更迭代表著俄、日帝國勢力此消彼長，而「滿州」除了是軍艦名號與戰場，更是日本當時亟欲掠奪之地，日俄開戰四個月後展開的這趟觀戰之旅，其政治意味不言可喻。6月12日至7月19日間，滿州丸就這樣載著期待日本勝戰的政要、媒體與文化人，航向甲午戰爭遺蹟，眺望日俄戰爭中被擊沉的俄艦殘骸，親臨戰地感受「日本帝國的威力」。

旅程結束後，深受戰場氛圍鼓舞的志賀重昂為「振興國民敵愾」，以觀戰體驗進行了57回演講，單場聽眾曾多達2,500人⁵⁰，而眾、貴兩院議員組成的觀戰旅行團又於隔年出航。在當時盛行的國粹主義旅行文化推波助瀾下，《讀賣新聞》於1905年初揭載的一篇社論直接表明大眾的觀戰期待，該文聲稱為數千萬學生請命，強調滿洲戰跡的教育價值，希求教育現場的師生也能享有前往戰地修學旅行的權利⁵¹。該文顯示，軍方授予特權階級至前線觀戰一事引發了關

⁴⁹ 佐々博雄，〈志賀重昂〉，《朝日日本歷史人物事典》（東京：朝日新聞社，1994年）。

⁵⁰ 同註48，頁403-620。

⁵¹ 高媛，〈觀光の政治学：戦前・戦後における日本人の「満洲」観光〉（東京：國立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博士論文，2005年），頁29-41。

注，大眾對滿洲的想像已由軍事要地與國防邊境，轉變為旅遊景點乃至國民教育的道場。不久之後，教育界的響應使得帶有政治意涵的觀戰結合了教學與觀光面向，參與者身分也由政要擴增至中學師生，「外地旅行」逐漸朝「國民旅行」轉化。

根據劉建輝的研究，早在日俄戰前，日本政府多次派遣士兵與浪人至中國東北探險踏查⁵²，加以戰爭期間的觀戰之旅及多種滿洲利源指南等讀物出版，「勝戰地滿洲」及「富源滿洲」的形象一再被強化。其中，松本敬之的《富之滿洲》透過早稻田大學的中國留學生譯介，在上海、天津、鹽城等地發行中譯本，目的在「使我國人知日本對於滿洲用意之所在。而又欲使我當局者知消化滿洲之法。能盡其地之利。」⁵³

上述旅行指南中，今井忠雄於日俄戰爭期間調查撰寫的《滿洲案內：東亞の大寶庫》一書，讚歎滿洲地廣物豐：「從長白山、興安嶺兩大山脈蜿蜒而下，沖積出平原的松花江、嫩江、黑龍江、遼河沿岸，有著平坦開闊的土地，不愧是東亞的一大寶庫。(中略)集上天所賜資源於一身，獨一無二的珍貴之地，是能讓我國國民雄飛盡情一展抱負的所在。」⁵⁴他聚焦大河流域沿岸市鎮的經濟利益分析，認為河岸都會是將來「日本國民奮進之地」，又在介紹地域風土時一一附註評價。作者認知的滿洲是個氣候多變、衛生堪慮、馬賊橫行的未開世界，在他將地方階序化、資源有價化的表述下，該地宛如一處巨大的物產陳列場，激起殖產興業的雄心，而書中對於土地與利源的覬覦也在在反映日本人企圖通過移民滿洲解決內地人口膨脹問題的焦慮⁵⁵。

坂本箕山在日俄戰爭從軍期間實地考查執筆的《實業の滿洲》，先於《東京日日新聞》連載，1905年集結成書，首章即表明「滿洲是東洋人種的共同殖民地」⁵⁶，藉此觀點合理化日本的移民政策與資源掠奪。接著從地理、氣候、面

⁵² 劉建輝，〈「滿洲」幻想——「樂土」はかくして生成される〉，《國際研究集會報告書》第10集（1997年3月），頁189-203。

⁵³ 蔣智由，〈序〉，收於松本敬之著，馬為瓏譯，《富之滿洲》（東京：政治傳輸社，1907年）。

⁵⁴ 今井忠雄，《滿洲案內：東亞の大寶庫》（東京：實業之日本社，1904年），頁26。筆者自譯。

⁵⁵ 同註54。

⁵⁶ 坂本箕山，《實業の滿洲》（大阪：集成堂，1905年），頁1。

積、物產等面向說明該地適合移民的理由，長篇詳述各種實業的地域分布、設備、價格、利潤、市場、成本、從業人口、風險評估、物產面積與產額，及日本移民職業與人數統計。書中一方面努力為讀者呈現在滿洲營生的要點，另一方面又以日本風土輔助說明，日本再次被當作理解外地的基準。再者，封面與卷首展示多幅繪圖，透過農家日常的篩選，將滿洲風土定格為多幅「被觀看」的靜態畫，然而這些被當作整體滿洲縮影的畫作，也為懷抱移民憧憬的讀者添加了某種想像的浪漫元素。



圖六：坂本箕山《實業の滿州》卷首插畫舉隅

大抵而言，日俄戰爭期間的滿洲案內著重利源與物產踏查，以風土的實用性為殖民暴力辯護，這些富源論述既是實業指南，更是移民指南，它們為日本國民提供了一個渡航外地的新圖景。在戰爭記憶與移民欲望的支配下，滿洲風土成了一個個被標價的「浪漫」地標，我們從書上看到了開拓外地富源、在新

天地創建「新日本」的狼子野心，也看到了日本國民將滿洲作為「青山埋骨」⁵⁷之地的迷思。

1905年5月末，日俄兩國的海軍艦隊在朝鮮半島和日本本州之間的對馬海峽展開激烈砲戰，歷時兩年的日俄戰爭最後以日本艦隊重創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告終，總計日軍陣亡人數82,847人，俄軍42,628人。犧牲「十萬英靈，二十億國庫」的戰爭記憶，就此深植日本大眾心中，形成一種複雜的滿洲情結與「鄉愁」。日俄戰爭前後開始流傳的「大陸雄飛」精神意象，又使感傷的滿洲印象，增添開拓新天地的幻想，持續觸發更多人的「滿洲夢」⁵⁸。

日本戰勝俄國後，獲得關東州租借權和滿鐵沿線諸多權益，朝日新聞社深諳日本國民對於新領地的憧憬，企劃「滿韓巡航船」行程，將平壤、奉天、遼陽、大連灣、仁川港等甲午及日俄戰爭地點規劃為避暑勝地，並以「空前壯舉」為題大舉宣傳，鼓吹：「戰勝國民應有戰勝國民的豪快之舉，新興國民需有相應新興國民的勇壯避暑之道。」「滿韓巡航船」於1906年6月展開的處女航，締造了374人「滿員」出航佳績。出發當日，《朝日新聞》社論〈送滿韓巡遊船〉刊出煽動性文句：「前進吧！我也要前進！我國日本費盡兩年辛勞開啟的新天地。」日本軍方與國策產業會社也針對滿韓旅客提供優惠或旅遊便利，如火車搭乘折扣、造船廠開放自由參訪、大連棧橋免費使用等等。《讀賣新聞》提議，日本政府當局應授予前往滿韓或台灣等外地修學旅行的學生更多便利，私人鐵道及航運業者也應提供特惠方案⁵⁹。在官民多方推波助瀾下，「滿韓旅行熱」日益發酵，當年夏季前往滿洲修學旅行者已逾三千。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投資的國策會社「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鐵」）於1906年11月在東京創立，設中國總部於大連，除經辦鐵路，也經營礦產開發、移民、畜牧、港灣、船舶、旅館等事業⁶⁰。1909年起，滿鐵總

⁵⁷ 同註53，頁212。

⁵⁸ 同註52。

⁵⁹ 有山輝雄，《海外觀光旅行の誕生》（東京：吉川弘文館，2002年），頁18、31、35、61。引文段落摘自頁18，筆者自譯。

⁶⁰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滿洲鐵道旅行案内》（大連：大連市立商工學校印刷，1924年），頁7-9。

局及其下組織為宣傳鐵路旅行，陸續編印了許多地域、篇幅、形式、內容、用途不一的旅行指南。

然而，日本從俄國接營長春至旅順間的鐵路設立滿鐵後，不同於此前利源指南中以大河流域市鎮為踏查重點，滿鐵發行的旅行案內皆依鐵路主幹與支線介紹沿線都市。以 1924 年版《南滿洲鐵道旅行案內》推薦的兩個大連視察行程來看：

- (一)、埠頭—油房—苦力收容所—大廣場—中央試驗所—星星浦—沙河
口工場—支那町小崗子—露天市場—窯業試驗工場—地質調查所—老虎灘
- (二)、電氣瓦斯作業所—屠畜場—重要物產取引所（交易所）—錢鈔
取引所—株式商品取引所—自働式電話交換局—大連神社—本願寺—表忠碑—西公園—電氣遊園—春日池—露西亞町埠頭—
車夫合宿所—豆油タンク（儲油廠）—支那芝居（戲劇）—支那風呂（澡堂）—信濃町市場—浪速町通—小森旬雅堂⁶¹

路線中的景點多為代表日本勢力的重要產業機構、信仰中心，或春日池、信濃町、浪速町等重新命名的街區，放射狀道路環繞的大廣場是日本仿照巴黎都市計畫而建，附近匯集了民政署、市役所、郵局、銀行等行政、經貿中心，至今仍是大連的標誌性景觀。

到了 1929 年版《南滿洲鐵道旅行案內》，甚至附上多幅戰鬪略圖的彩色摺頁，詳解日俄戰爭時的軍隊佈署與動線。為使旅客能夠在乘車途中「緬懷我等父祖輩胼手胝足的遺跡，深思他們窮盡人力所留下的功績，滿洲的山林原野過去留存至今的一草一木，全都應滿懷感激悉心珍視。」⁶²書中還編列了多種戰蹟導標調查表供乘客沿站索驥，摩天嶺、鴨綠江等自然地理，也被導覽為輝煌戰役的發生地，風土成為戰績的註解。由此觀之，滿鐵規劃的旅行路線包含了幾項主要元

⁶¹ 同註 60，頁 19-20。

⁶²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滿洲鐵道旅行案內》（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29 年），頁 301-302。筆者自譯。

素，除中俄情調、現代化日本，「聖地」巡禮也被標舉為觀光重點。另外，如前所述，1910年代以前的富源案內已針對農林礦產的經濟利益初步探查，到了1920年代末期旅行指南中則更清楚呈現依照農作年產量將地方分色、分級的滿洲地圖，如【圖七】⁶³可見，依照大豆年產量將全滿洲區分成紅、藍、黃三種色塊。



圖七：滿洲大豆生產狀況圖

⁶³ 同註 62，書末摺頁。

概括而言，始於富源調查與觀戰的滿洲之旅風潮，在日俄戰爭前後形成，這個因觀看外地戰場欲望而擴張的旅行空間，催生了日本國民「進出」、乃至「領有」的想望。透過文獻統計可知，日俄戰爭後至二戰結束前，日本共出版了將近兩百種對滿洲的調查報告與史地研究著作。日本攫取了鐵路沿線資源後，運用層級化風土所建構的滿洲論述，反映了殖民資本主義的價值觀；觀光指南介紹的對象從河岸市鎮到鐵道節點，滿洲也由邊境與軍事要地，變身為國民教育的道場以及移民拓墾的新天地。

四、意識型態宣傳下的外地風土

火車在一望無際的荒野中發出轟轟巨響奔馳著。或者是開車時、駕著馬車行走於崎嶇不平的道路時，在路旁、大平原旁所見的景象，簡直就是由滿洲農民忠實再現了米勒的名畫『晚禱』、『拾穗』。他們早出晚歸，大部分甚至連燈都不點，平時吃的是自己耕種的高粱、豆子、玉蜀黍，生活有如台灣的蕃人。甚至與台灣東部的平地蕃相較，生活水準恐怕還在其下。而且，他們一心一意孜孜不倦地工作，始終如一，對於四季變遷渾然不覺。

——加納久夫，《臺灣から滿州へ》⁶⁴

《台灣經世新報》記者加納久夫於1932年末自費發行的《臺灣から滿州へ》（從台灣到滿洲）一書，上述引文即節錄自此書，在這幅被比擬為米勒名畫的構圖中，作者以「觀看／被觀看」的相對位置⁶⁵，描述滿洲風土與農民生活，

⁶⁴ 加納久夫，《臺灣から滿州へ》（台北：作者自費發行，1932年），頁65。筆者自譯。引文標記為原文所示。

⁶⁵ 加納久夫（1885-?），原籍日本岡山縣，1913年2月渡台，擔任《台南新報》記者，後任職《台灣經世新報》，多次受台灣總督府委託，擔任通信助手、通信手、調查課事務囑託等短期雇員。1932年5至7月間，加納久夫獲派出差調查華南地區經濟制度，行程共計35日，途經廈門、福州、上海、青島、大連等地。參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總督府檔案，〈通信助手加納久夫任總督府通信手〉、〈通信手加納久夫（賞與、免官）〉、〈加納久夫（中華民國南部地方ニ於ケル制度並經濟調查ニ關スル事務ヲ囑託ス；一時手當；勤務）〉，（來源：<http://ds3.th.gov.tw/DS3/app000/list3.php?ID1>，2019年5月27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總督府檔案，〈加納久夫囑託ノ件〉，（來源：<http://ds3.th.gov.tw/DS3/>

刻畫出台灣勝於滿洲國的優劣位階。書序強調，撰著視角是立足於日本第一個殖民地台灣而關注「新大滿洲國」議題。書中常見作者以新聞報導方式呈現台、滿兩地的比較，他認為兩地具有許多共通點，滿洲國建國應當效法日本的台灣統治。但時又語帶羨慕地指出「撫順的市區發展因特殊理由呈現出如此樣貌，若與既有市區的都市計畫進展牛步的台灣都市相較，不論理由為何，都讓人不得不對台灣貧弱的現狀感到悲觀」、「這裡的戰蹟在規模上與台灣有些不同。……。滿洲國被稱作我等生命線的緣由也就在此。」⁶⁶

從中可見，在台日人對於滿洲國的建設超越殖民歷史更久的台灣，所產生的失落與羨慕感受；以及日本人對於以八萬多條人命換來的滿洲，既看重又蔑視的複雜情結。

加納久夫踏上滿洲土地時，滿洲國甫告成立，前往滿洲的宣傳口號「滿洲へ、滿洲へ」（去滿洲、去滿洲）價響，內地、台灣、華南地區的求職者蜂擁而至。加納如同多數對這片新天地抱持期待的人一樣，將滿洲建國當作「王道政治的象徵」，視滿蒙為「日本的生命線」，至於他對戰蹟的虔敬心情，正反映了官方旅遊手冊的「聖地」論述如何深刻影響讀者的外地認識。

高媛在研究日本 1930 年代開展的「國際觀光」事業時指出，1930 年代爆發的滿洲事變、中日戰爭等，並未波及日本觀光產業，又引用了當時主導觀光政策的社會學者小山榮三所說：「日本軍事力在中國大陸的滲透必然伴隨著日本觀光路線半徑的擴大。」⁶⁷誠如其言，日本於 1930 年 4 月創立了國際觀光局，「謀求招攬外客相關設施的統一聯絡及促進」，在此一官設的中央機關策劃引領下，日本的國際觀光圈逐漸從「日鮮」、「日滿」，擴大到「日滿支」與「東亞」。1933 年，退出國際聯盟後，國際處境陷入孤立的日本，認為須向世界顯

app001/list3.php?ID1=00112472057, 2019 年 5 月 27 日)。加納久夫，〈序〉，同註 64。

⁶⁶ 同註 64，頁 29、114。筆者自譯。

⁶⁷ 高媛，〈「兩個近代」的痕跡：以 1930 年代「國際觀光」的展開為中心〉，收於蘇碩斌編，《旅行的視線：近代中國與臺灣的觀光文化》（台北：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2012 年），頁 145。

示「滿洲國新興的真實情況」以樹立「正義日本」形象，因此，將滿洲作為「觀光樂土」向世界各國展示的方向就此底定⁶⁸。

比起招攬海外遊客的滿洲觀光，台灣缺乏形成國際連絡運輸的跨境鐵路，從日本前往台灣的旅客人數因此遠不及赴滿、鮮旅客⁶⁹。國際觀光局成立的同一年，台灣總督府鐵道部內設立了「日本觀光聯盟臺灣支部」。除了發行「台灣遊覽券」，也將台灣加入鐵道省普通遊覽券及東亞遊覽券的發賣範圍，提升日本到台灣觀光的便利性。而由台灣前往日本、朝鮮、滿洲的遊覽券，也在 1934 年提案通過許可發行⁷⁰。

自 1935 年起，《台灣鐵道旅行案內》即明顯可見增加許多誘導旅遊的宣傳元素，例如，1935 年卷首照片是一名年輕台灣女性自列車窗台向外張看，照片下方註明「急行列車に乗つて」（搭乘急行列車）。及至 1940、1942 年，手冊上出現更多仕女寫真，有的穿著中國旗袍佇立台北孔廟及台中公園一隅，有的戴上遮陽帽在新埔果園採摘因日照而得發亮的椪柑。這些擁有豐富表情並附註拍攝地點的照片非僅止於輔助文字敘述，而是藉由不同族群、年齡、階層女性在不同景點的活動型塑觀光意象，吸引讀者以照片中的符號化風土來建構想像，再透過觀光行為完成確認。



圖八：搭乘急行列車



圖九：臺中公園（臺中）、圖十：發光的椪柑（新埔）

⁶⁸ 同註 67，頁 146。

⁶⁹ 據 1939 年統計，日本前往朝鮮旅客達 471,086 人次，前往滿洲國則有 314,094 人次，遠超過前往台灣的 49,879 人次。參見：白井進，〈近代日本的旅行國家化：日本旅行協會、雜誌《旅》與台灣形象的建構（1924-1943）〉（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頁 246。

⁷⁰ 蔡龍保，《推動時代的巨輪》（台北：台灣書房，2012 年），頁 249。

除了巧妙運用宣傳策略，登山活動的積極推展也是 1930 年代後的核心方向。台灣自 1930 年霧社事件後，總督府對於山區的控制力大為加強，順應當時日本內外高漲的觀光熱潮及藉觀光達成「國際親善」的目的，在 1932 年 8 月成立了「阿里山國立公園協會」，此後陸續成立了「台灣國立公園協會」、「大屯山國立公園協會」等組織。1935 年手冊已刊有〈臺灣に於ける登山の注意〉，詳細介紹台灣山岳特色及經費規劃。到了 1940 年，進一步規劃了十五種登山日程表，包含「大霸尖山・次高山縱走」、「奇萊主山連峰縱走」、「能高越」、「八通關越」、「關山越」等，正文附上「新高登山路略圖」。中日戰爭爆發後，漸不推展以遊覽為目的之旅行，為配合國策，改為獎勵登山或健行等徒步旅行強化後方國民身體，涵養戰時體制下的國民愛國心⁷¹。從《台灣鐵道旅行案内》後期推薦登山文化的編排來看，可以說隱含了灌輸愛國心、塑造國民性的戰爭動員意涵。



圖十一：《昭和十五年滿支旅行年鑑》的滿鐵廣告⁷²

在日本刻意營造的「觀光樂土」滿洲國，特急列車「亞細亞號」於 1934 年 3 月 1 日開始行駛於國都新京（長春）至大連間，1935 年 9 月後向北延伸至

⁷¹ 同註 35，頁 255。同註 69，頁 93、188。

⁷² ジャパン・ツーリスト・ビューロー（日本國際觀光局）滿洲支部編，《昭和十五年滿支旅行年鑑》（東京：博文館，1940 年），卷首、頁 94。左圖中的人物裝扮為滿蒙開拓義勇軍。

哈爾濱⁷³。當年滿鐵刊行的簡要觀光指南《滿洲旅行の栞》封面便是行過田間的亞細亞號蒸汽火車，照片下方搭配文字廣告「大連新京間八小時半快速抵達，流線型特急『亞細亞號』的空氣調整裝置讓旅途愉快舒適。」⁷⁴1938年10月起，作為「日滿支最快捷徑」的大陸特急列車也開始運行「釜山—奉天—北京」之間。中日戰爭後，「躍進滿洲國」不僅成了日本面對歐美遊客的展示窗，更是讓中國欽羨日本的最佳模範，滿洲觀光可謂適時地抓住了「聖戰」的新機運⁷⁵。滿鐵在1940年發行的《滿支旅行年鑑》上便毫不避諱地以「在現地看見大陸國策」、「前往躍進的滿洲」、「滿洲事變十週年是向大陸現地前進一步的時代」為廣告標語，召喚讀者前往「理想國家」、開拓「理想風土」。

《滿支旅行年鑑》的發行單位是日本國際觀光局滿洲支部，具有相當濃厚的官方色彩，年鑑之外還發行綜合性刊物《觀光東亞》。為順應國策，1940年6卷10號的《觀光東亞》印有一本32開的附錄，題名《徒步旅行：体位向上》，選出66個適合徒步旅行的滿洲景點，每一地名旁標記景點屬性（一般／家族／健腳／男性／夜行）、行程類別（日歸／夜泊），及步行距離和時間。其中與戰蹟、神社、日本相關的景點多達30處，包含滿洲開拓青年義勇隊訓練所、日本皇族休憩處、日俄戰爭及滿洲事變戰場、忠靈塔等等。舉例說明如，適合日歸行程的「土爾池哈驛—白土山」，被標註為「非常時局下特別推薦的行程」，首先緬懷此處是日俄戰爭時富拉爾基鐵橋爆破事件所在地，6名潛入敵營的日軍遭捕陣亡，接著說明在雅魯河支流形成的丘陵白土山上設有紀念碑供人憑弔⁷⁶。再如哈爾濱市郊被命名為「聖域健康路」的景點所列行程是：「顧鄉屯驛—護路軍碑—若松聯隊紀念碑—市立苗圃—王兆屯【忠靈塔・志士之碑・二烈士之碑】—通道街—市內。」⁷⁷

⁷³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東北淪陷十四年史吉林編寫組譯，《滿洲國史分論》下（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印刷，1990年），頁335。

⁷⁴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滿洲旅行の栞》（大連：南滿洲鐵道旅客宣傳，1935年），封面。筆者自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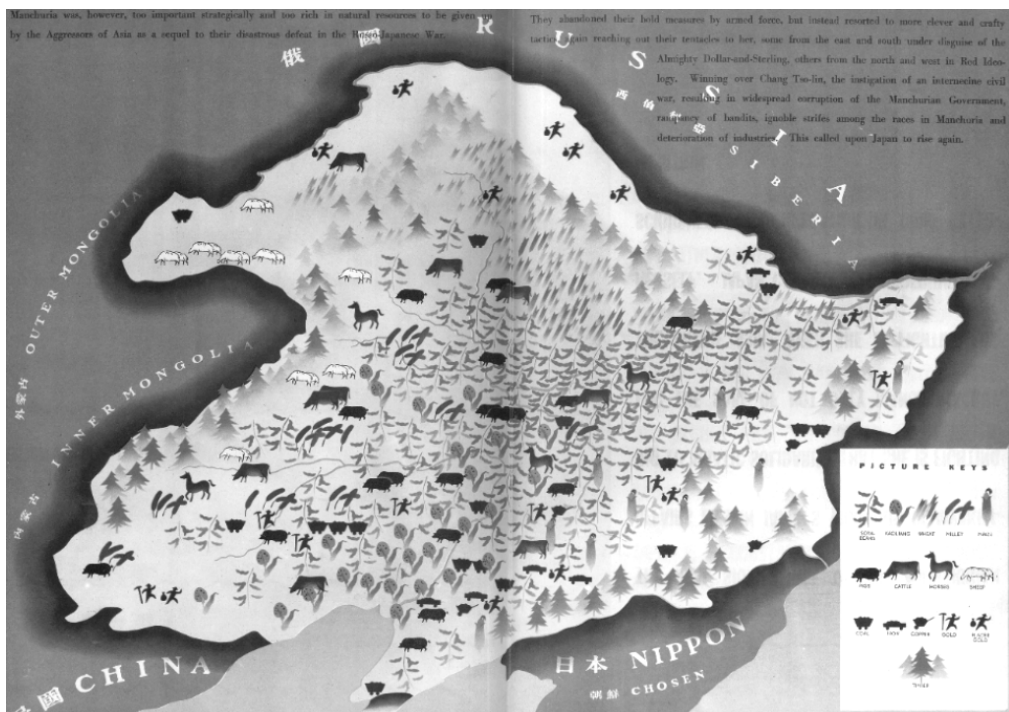
⁷⁵ 同註67，頁152-155。

⁷⁶ 日本國際觀光局滿洲支部，〈徒步旅行：体位向上〉，《觀光東亞》6卷10號附錄（1940年），頁42。

⁷⁷ 同註76，頁33。筆者自譯。

《徒步旅行》以強身健體名義協助日本的國民性塑造工程，透過步行路線規劃，對旅行者的意識型態進行設計，並集合多處軍碑創造景點，於是風土退位、聖蹟上綱，這本愛國思想教化手冊所企圖操作的，其實關乎地方風土的再造。

1942年2月，距日本發動珍珠港事變不久，日本對外軍事宣傳畫報“FRONT”（前線）於東京創刊，由陸軍參謀本部直屬出版社東方社發行，第1-4期的外國語版本多達中、英、德、法、俄等15種。創刊前東方社規劃的第一年度12期預定主題中，日本的三個主要殖民地與「類殖民地」台灣、朝鮮、滿洲國皆在列，但原定第9期的「朝鮮·台灣號」最終並未出刊⁷⁸。這份訴求映像修辭，以大砲、機翼、工廠器械、士兵與大眾臉部特寫為核心的攝影刊物上，罕見地在第5-6期「滿洲國建設號」登載一張手繪滿洲地圖。然而，該圖不見任何經緯、行政區畫、城鎮位置或地勢高低，只見各種物產的產地分布。



圖十二：“FRONT”「滿洲國建設號」中的滿洲物產示意圖

⁷⁸ 多川精一，〈對外宣傳誌『FRONT』の記録〉，《FRONT復刻版 解説I》（東京：平凡社，1989年），頁26-36。

圖中的英文敘述以如下重音合理化日本的對滿掠奪——滿洲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位置和豐富天然資源，為了挽救在腐敗的滿洲政府和猖獗土匪爭逐中惡化的產業，日本必須再次崛起⁷⁹。

從戰爭末期日本官方策劃發行的多種台、滿旅行指南中，我們讀到風土表述逐漸被視覺化、文本化、商業化、教養化和政治化，看見鐵道部與觀光組織如何整備風土資源，鼓勵徒步旅行「聖域」以擴張國民旅行空間、涵養忠君愛國理念，達成提升國民意識的目的。我們也從中看見殖民者如何透過觀光國策的推動，動員媒體進行國際宣傳，並抹消外地風土的原有意涵，在其詮釋下外地風土因而成了「正義日本」的展示窗。

結論

本文首先分析日本的風土馴化和外地衛生論述的轉變，歸納梳理後藤新平生物學原理在台、滿施行的情況，文中指出，在移民政策推展下，報紙及宣傳手冊上的台灣／滿洲形象從「不健康地」轉為「健康地」，內地與外地在衛生文化上的優劣關係也有所翻轉。論文藉此說明了風土論述如何連結殖民治理原則，風土馴化的概念又是如何控制並型塑殖民地風土。

其次，以台灣與滿洲旅行指南為研究範疇，分析它們的生產背景與編輯策略，藉此了解這兩個日本的外地如何被帝國觀看、認識及表述。在台灣觀光方面，日治初期的官製系列旅遊手冊援用「不澈底差異化」的敘述觀點，將台灣塑造成一個令人嚮往的地方，同時也通過殖民前後的風土變遷，展示帝國的統治政績，將台灣風土建構成一套「辭典化」的知識。日本的滿洲觀光始於富源調查與觀戰之旅，其後日本攫取鐵路沿線資源，對當地風土進行層級化的觀看與表述，觀光指南所再現的滿洲，由邊境與軍事要地，轉變為國民教育的道場以及移民拓墾的新天地。

⁷⁹ 《FRONT》第 5-6 期（東京：東方社，1943 年），未標頁數；復刻版由東京的平凡社於 1989 年 10 月發行。

論文也指出，20世紀初日本透過戰地之旅顯揚勝戰意識，到了戰爭末期，「聖域」戰蹟更被當作陶冶國民性的重要場域。此外，為了涵養忠君愛國情操，台灣與滿洲觀光指南都規劃了徒步行程，意在強健後方國民身體來支援前線軍事，這雖使戰爭末期的旅行文化找到出口，但外地風土卻在國民性的塑造過程中受到漠視、擠壓、改造、重新編碼，甚至被政治符號覆蓋。

參考書目（依姓氏筆畫排序）

一、專書：

- 臺灣總督府編，《台灣鐵道名所案内》（台北：江里口商會發行，1908年）。
- ジャパン・ツーリスト・ビューロー（日本國際觀光局）滿洲支部編，《昭和十五年滿支旅行年鑑》（東京：博文館，1940年）。
-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東北淪陷十四年史吉林編寫組譯，《滿洲國史分論》下（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印刷，1990年）。
- 曾山毅，《植民地台灣と近代ツーリズム》（東京：青弓社，2003年）。
- 今井忠雄，《滿州案内：東亜の大宝庫》（東京：實業之日本社，1904年）。
- 加納久夫，《臺灣から滿州へ》（台北：作者自費發行，1932年）。
-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台灣鐵道旅行案内》（台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發行，1927年）。
-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編，《昭和十四年版 臺灣の衛生》（台北：臺灣總督府，1939年）。
- 北岡伸一著，魏建雄譯，《後藤新平傳：外交與卓見》（台北：台灣商務，2005年）。
- 吉川鐵華，《滿洲及西伯利亞移住案内》（東京：誠文堂，1918年）。
- 有山輝雄，《海外觀光旅行の誕生》（東京：吉川弘文館，2002年）。
- 坂本箕山，《実業の滿州》（大阪：集成堂，1905年）。
- 志賀重昂，《大役小志》（東京：博文館，1909年）。
- 李尚仁主編，《帝國與現代醫學》（台北：聯經，2008年）。
- 松本敬之，《富の滿州》（東京：言文社，1904年）。
- 松本敬之著，馬為瓏譯，《富之滿洲》（東京：政治傳輸社，1907年）。
- 金岡助九郎編，《滿鮮旅行案内記》（大阪：駸駸堂書店，1918年）。
- 范燕秋，《疫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台灣醫學史》（台北：稻鄉，2010年）。

- 南滿洲中等教育研究會編，《新撰滿洲事情（三訂版）》（東京：三省堂，1938年）。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滿洲旅行の栞》（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35年）。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十年史》（大連：滿洲日日新聞社印刷，1919年）。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滿洲鐵道旅行案内》（大連：大連市立商工學校印刷，1924年）。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滿洲鐵道旅行案内》（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發行，1929年）。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地方部衛生課編，《昭和3年度 南滿洲鐵道附屬地衛生概況》（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30年）。
- 高樂才，《日本滿洲移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 國史館主編，《二十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台北：國史館，2002年）
- 張素玠，《台灣的日本農業移民——以官營移民為中心（1909-1945）》（新北：國史館，2001年）。
- 曾山毅，《植民地台灣と近代ツーリズム》（東京：青弓社，2003年）。
- 朝日新聞社，《朝日日本歷史人物事典》（東京：朝日新聞社，1994年）。
- 朝日新聞社東亞問題調查會編，《滿洲移民》（東京：朝日新聞社，1939年）。
- 飯島涉，《マラリアと帝國—殖民地醫學と東アジアの廣域秩序—》（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年）。
- 蔡龍保，《推動時代的巨輪：日治中期的臺灣國有鐵路（1910-1936）》（台北：台灣書房，2012年）。
- 戴寶村、蔡承豪，《縱貫環島·臺灣鐵道》（台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09年）。
- 關東局衛生課編，《衛生概觀 昭和十二年度》（新京：關東局警務部衛生課，1937年）。
- 蘇碩斌編，《旅行的視線：近代中國與臺灣的觀光文化》（台北：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2012年）

二、論文：

(一) 期刊論文

上田卓爾，〈明治期を主とした「海外観光旅行」について〉，《名古屋外国語大
学現代国際学部紀要》第6期（2010年3月），頁41-70。

丸山芳登，〈臺灣在住内地人の人口に関する観察〉，《臺灣學校衛生》第8期
（1940年5月），頁31-45。

李娜，〈後藤新平與東北殖民衛生統制體系〉，《外國問題研究》第1期（2015
年5月），頁29-36。

張隆志，〈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台灣的文化政治〉，
《台灣文學研究集刊》第2期（2006年11月），頁33-58。

劉建輝，〈「滿州」幻想——「樂土」はかくして生成される〉，《国際研究集
会報告書》第10集（1997年3月），頁189-203。

謝宗倫，〈以日治時期後藤新平現代化政策來探究「生物學原理」〉，《高科大應
用外語學報》第11期（2009年6月），頁27-55。

オー、セルロン編，守屋亦堂譯，〈風土馴化及熱帶地衛生論 Akklimatisation und
Tropenhygiene〉，《臺灣協會會報》第8號，1899年，頁14-24；第11號，
1899年，頁32-51。

(二) 學位論文

白井進，〈近代日本の旅行國家化：日本旅行協會、雜誌《旅》與台灣形象的建
構（1924-1943）〉（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高媛，〈観光の政治学：戦前・戦後における日本人の「満洲」観光〉（東京：
國立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博士論文，2005年2月）。

齊藤啟介，〈《台灣鐵道旅行案内》塑造的台灣形象〉（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
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12月）。

三、報刊文章

- 不著撰者，〈奉天の疾病〉，《臺灣日日新報》1829號，1904年6月5日，頁3。
- 不著撰者，〈寓臺內地人健康〉，《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625號，1907年2月3日，頁2。
- 不著撰者，〈關東州大病院〉，《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669號，1907年3月29日，頁1。
- 不著撰者，〈臺灣鐵道名所案内の發刊〉，《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3月13日，頁3。
- 不著撰者，〈農家之生活費〉，《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4月21日，頁5。
- 不著撰者，〈臺灣鐵道名所案内〉，《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0月6日，頁2。
- 不著撰者，〈臺北市街傳染病〉，《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501號，1909年12月28日，頁2。
- 不著撰者，〈南部飲料水〉，《臺灣日日新報》3568號，1910年3月23日，頁2。
- 不著撰者，〈臺灣醫界の權威 醫學專門部と熱帶醫學專攻科の新設 嶺內醫學校長談〉，《臺灣日日新報》6385號，1918年4月3日，頁7。
- 不著撰者，〈醫專設新講座〉，《臺灣日日新報》6934號，1919年10月4日，頁6。
- 不著撰者，〈鐵道部編纂の『臺灣鐵道旅行案内』改訂版成る〉，《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1月27日，頁4。
- 不著撰者，〈鐵道部編纂旅行案内改訂版成〉，《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1月28日，頁4。
- 日本國際觀光局滿洲支部，〈徒步旅行：体位向上〉，《觀光東亞》6卷10號附錄，1940年。
- 《FRONT》第5-6期，（東京：東方社，1943年）；復刻版由東京的平凡社於1989年10月發行。

四、電子媒體

何義麟，〈臺灣協會〉，（來源：<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5820>，2018年3月3日）。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總督府檔案，〈三十年戶口調查表〉，（來源：<http://ds3.th.gov.tw/ds3/app000/list3.php?ID1=00000291005>，2019年5月27日）。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總督府檔案，〈通信助手加納久夫任總督府通信手〉，（來源：<http://ds3.th.gov.tw/DS3/app000/list3.php?ID1=00002308009X002>，2019年5月27日）。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總督府檔案，〈通信手加納久夫（賞與、免官）〉，（來源：<http://ds3.th.gov.tw/DS3/app000/list3.php?ID1=00002319031>，2019年5月27日）。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總督府檔案，〈加納久夫（中華民國南部地方ニ於ケル制度並經濟調査ニ關スル事務ヲ囑託ス；一時手當；勤務）〉，（來源：<http://ds3.th.gov.tw/DS3/app000/list3.php?ID1=00010233060X001>，2019年5月27日）。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總督府檔案，〈加納久夫囑託ノ件〉，（來源：<http://ds3.th.gov.tw/DS3/app001/list3.php?ID1=00112472057>，2019年5月27日）。